

国际教育观察

高等教育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奥巴马的高等教育政策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少启发。不断推动社会公平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长远目标和重点内容,教育公平方面的表现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院校问责的主要内容之一。

奥巴马高教政策的公平追求

■侯定凯

与前任相比,奥巴马在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无疑是一个强势总统。奥巴马总统曾说:“高等教育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么让高等教育不断走入美国的寻常百姓家的。

大幅度提高联邦助学金和贷学金资助额度、加强对大学办学的监管、扶持社区学院扩大规模,是过去四年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旋律。这些政策的共同指向是帮助社会中下层的学生获得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目前情形看,这些政策措施将在奥巴马的新一任期内延续下去。

提供更慷慨的联邦资助(以助学金或贷学金的方式),是奥巴马高等教育政策的亮点。享受联邦项目资助的学生数量从 2008 年的 600 万人(涉及金额 140.6 亿美元),增加到 2012 年的近 1000 万人(涉及金额 400 亿美元)。学生申请资助的程序也更为便捷、高效。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放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联邦政府对过去基于银行的贷款制度的改革。过去,联邦政府通过补贴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向学生发放贷款;奥巴马执政后,联邦政府撤除了银行这道中间环节而成为直接的放贷人,此举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亿美元,节约下来的部分经费用以增加对学生的资助。

从实施成效看,仅仅依靠扩大资助范围的政策,并不能在整体上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2010 年,美国大学毕业的贷款学生的平均债务为 26000 美元,大学生贷款债务首次超过了信用卡债务。为帮助大学毕业生偿还债务,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项基于收入的还款政策,规定毕业生每月还款额度不超过其月收入的 10%,工作 20 年后还未还清债务者,剩余款项将被免除。

但有反对者认为,上述变革将因无力清偿债务者数量的扩大而增加联邦政府的财政

压力,改革成本过高;就还贷者个人而言,减少每月还款额度意味着还贷期限将延长,最终还贷人将承担更大的支出。也有人质疑,那些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联邦政府资助的高校,可能会征收更高的学费——事实也确实如此,“更慷慨的资助政策”反而推高了学费。学生借款增加和学费上涨这两个趋势同时存在。尽管如此,在各州政府不断削减公立大学经费的背景下,联邦政府资助政策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奥巴马政府另一项高等教育政策,是加大对大学管理和质量的监管。首先,那些不能控制学费增长的大学,其获得联邦资助的渠道将受到限制。为了控制办学成本的上涨,奥巴马推出了一项 10 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对那些能提出最佳教育成本控制计划的州实行奖励。同时联邦政府增强了院校办学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推出了名为“采购清单”的计划,敦促院校公开更多教育经费方面的信息,以方便学生在入学决策时对不同院校的教育成本进行比较。目前,已经有 400 多所高校参与了该计划。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拨款帮助公立、私立大学开发教学创新项目,例如,利用信息技术重新设计课程;帮助那些不能适应大学学习的高中毕业生提高学业水平。

联邦政府还特别提高了对营利性大学的监管力度。政府规定这类大学必须在学生毕业率、就业率和学生债务方面达到一定基准,否则它们将遭遇失去联邦资助的风险。此举虽然在今年的法院判决中被否定了,但联邦政府将继续推出类似的新政。

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机会、满足在职人员的再培训需求,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让现有 1100 多所社区学院扩大招生规模的政策。预计到 2020 年,美国社区学院的招生数量增加 500 万,其中 200 万个教育机会是面向在职人

员的继续教育。为此,总统推出了 10 亿美元的新资助计划,其中 2 亿美元的计划已获国会批准。目前,已有许多社区学院积极和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发课程或开设培训班,其中包括学位课程和在职培训的证书课程。

不难发现,奥巴马的高等教育政策力图追求“入学机会”、“教育质量”、“控制学费”等多重改革目标,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协调的关系。政治体制和教育制度上的差异,让我们不能对各国教育政策之间简单类比,但着眼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奥巴马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思路还是可以给人带来不少启发。

笔者认为,不断推进社会公平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长远目标和重点内容,教育公平方面的表现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院校问责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此,我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政策需要关注这样一些议题:大学入学政策和经费投入更多向弱势群体和弱势高校(后者通常集中了来自弱势社会阶层的学生)倾斜;资助政策应该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确保受照顾对象能从政策中直接获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关照,应



图片来源: www.guanjing.com

该贯彻到学生从入学、毕业到工作的完整人生过程;实现教育经费信息的公开、透明化,帮助公众做出合乎自己利益的教育选择;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应该得到兼顾,为此需要设定和执行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质量基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青春话题

学子情怀

我们被『style』了

■冯雷

你若问我“花儿为什么这么红?”那我就得问你《江南 Style》为什么这么火?而且火得那么突然,那么火爆。

在我偌小的生活圈里,几乎有播放器的地方就能听到韩国人鸟叔的“神曲”。当国人还未将《最炫民族风》唱彻大江南北时,《江南 Style》却被推到世界乐坛的尖角,站在创纪录的奇迹点上。也许它不是经典中的英雄,但就目前前在 YouTube 网站上的点击率而言,赋予它“流行中的王者”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它吸引大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的音乐节奏,还是众说纷纭的骑马舞?抑或是搞笑的鸟叔?

根据中文版的翻译和资料显示,这首神曲反映的是韩国江南地区上流富人阶层的奢华生活。据笔者调查,很多人喜欢这个 MV 的原因之一就是欣赏神曲中的生活,可是这毕竟是人家生活的“style”,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何瓜葛?这种生活对于普罗大众来讲,是徒有羡慕,唯有观望。

时下,我们身不离手机,不离个性。但是我们的个性大多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跟风的人实在太多,就在不经意间,个性成了流行,流行成了通俗。《江南 Style》中的生活风格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浮云”,可还是吸引了一大批人眼巴巴地羡慕和“梦游”。因为追求时尚,热衷流行,所以人们都开始注重装束打扮,改变消费习惯,追求各异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种都只是各领风骚五六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其实,许多人在生活中的前进都是被他人推动的,假若我们站在原地不动,那么只有被后人踩踏。就像我们反感浮躁,讨厌肤浅,但周遭的环境又使许多人沦陷为肤浅、浮躁。我们高呼“我们需要自由,需要个性”。但是,很多人又走上了别人的道路,各种模仿、翻版层出不穷。江南神曲的音乐节奏、舞蹈编排的独特,反传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个性,符合“style”;但世人又忙于模仿,推出各种形式迥异的翻版。原本极具个性的原版在突然间的“洛阳纸贵”后沦为销声匿迹,从而我们的个性也沦为世俗了。这难道不是被动地“中枪”吗?

我们热衷流行没有错,可是不能盲目地跟风,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风格,而不应该被流行同化,被“style”了。

(作者系华侨大学学生)



图片来源: www.guanjing.com

听说北京、陕西、湖北多地高校取消运动会中的 3000 米、5000 米项目,这让福州大学大一新生霄霄期待了好一阵子。回想起每次跑完 800 米,自己都要大吐一场,她希望有朝一日连 800 米考试也能取消。

然而,这样的兴奋感没有维持多久,霄霄对长跑的挽留之情忍不住涌上心头。原因并不复杂,采访中多位大学生告诉记者,“因为长跑已成为大学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不可磨灭的正是长跑中的欢笑与泪水。

一场场长跑“噩梦”

“好紧张,好紧张啊!”两个女生紧张地把手握在一起。一旁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学生郑琪也着急把最后一口补充体能的饮料喝完。

一会儿就要测 800 米了,想到边跑边喘,跑后咳嗽、呕吐的惨状,女生们没有一个不紧张。

中青院本科生体育课实行项目制,有普拉提班、轮滑班、瑜伽班等各类班种,由学生开学初自由选择。别看是自由选择,稍不留心就有可能选到长跑频繁的班种。郑琪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普拉提班每节体育课要跑三圈,而健身班、轮滑班的同学们则要跑十几圈。“一开始大家意见很大,后来跑着跑着也就没感觉了。”

尽管郑琪幸运地选到了长跑较少的普拉提班,但她还是很不幸地在 800 米考试上“挂掉了”。及格线是 4 分 25 秒,她仅仅晚了 3 秒钟,名字便被列入补考名单中。

补考当天时间紧张,郑琪上午下课,中午没来得及吃饭就去参加补考,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竟然“神一般”地通过了测试。

然而,郑琪的“噩梦”依旧没完。结束每学

关于长跑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 www.guanjing.com

年一次的 800 米测试,每学期一次的 12 分钟跑还在等着她。在 12 分钟内,女生至少要跑完 1760 米,男生的最低要求是 2000 米。因此,每学期总有一个同学郑琪不得不痛苦地多跑一回。

原本想着卸下这两大“包袱”,可以松一口气。然而,最近郑琪又得为“大学生体质检查”走进操场;此外,学校还规定了每学期 40 次课外活动,每次一小时,但往往流于形式,“同学们刷完卡就回去了,到点了再来刷”。

好身材“跑”出来

“露神来啦!”健身房内,周围的人一个个都向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学生周露打招呼。

半年前,第一次听到别人喊他“大神”、“露神”,周露心中难免不好意思。可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原来,每次他难忍汗水脱去衣服时,健身房的气氛就会悄然发生变化——所有人都在看他的肌肉。“小伙子身材真棒,肌肉比参加健美大赛的人还有线条感。”在场的人无不羡慕。

在此之后,不时有教练提议他去参加世界健美大赛,就连体育课老师对他的身材也是赞赏有加。

周露爱运动,除了健身,他还喜欢打篮球、做俯卧撑、举哑铃。如果不是大冷天,他每天还要坚持长跑上 10000 米。

然而,最初,周露对长跑这项枯燥的运动并不感兴趣,只当做是心烦时散心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他发现了其中的好。“说到底,我的身材一半要归功于长跑。”大三时,由于运动量较少,他也曾一度发胖。“练长跑的初衷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省钱的减肥方法。”他哈哈地笑了。

周露解释,健身一旦轻易停止,人的体重就会剧增,长跑的运动量正好用来抵消脂肪;

单纯练健身,肌肉容易结成块状,看起来并不美观,而配合长跑不仅可以拉开肌肉,还可以增加腿部力量,甩臂动作也有助于承受一定重量的健身器械。

长跑“赐”给了周露一个好身材,也改变了他的行为和观念。现在去稍远的地方,他会尝试以跑步代替坐车。“前面有人,一定要超越”的观念已根植周露的心底,这也为他带来了学业上的突破。

为了备战 2013 年的研究生考试,周露最终没有报名世界健美大赛。“考研人失眠、压力大的情况我都没有,我的放松方式就是出去跑跑。没有长跑,考研真是扛不下去。”周露说。

马拉松,不跑不知道

听闻广州马拉松赛大学生选手猝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朱林鑫有些难以置信。去年他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比赛,之前最长跑过 3000 米比赛。在他看来,只要坚持,很多人完全有能力跑下来。

朱林鑫还有一个身份——中青院长跑协会的前任会长。在他和协会成员的组织下,万米赛已经在学校成功地举办了两届。3 年来,校运会的长跑纪录年年有人刷新,而短跑记录已经十几年来无人打破。这多少都归功于长跑协会的努力。

接触了马拉松、万米赛,朱林鑫最大的感受是人的潜能是可以挑战的。

在马拉松赛场上,他遇见一位特殊的参赛者——年过七十、参加过十几届马拉松的同校退休教师。每天早晨六七点,同学们就能看见这位老人家在操场上锻炼,然而几乎无人知道每天四五点钟老人坚持在昆玉河旁长跑。

有了万米赛,就更加激励朱林鑫的长跑士气。冬天河上结冰,他和同伴穿着单衣沿河慢跑,同学们都觉得“他们很牛气”。可一旦跑出校门,那个冬天朱林鑫总能看见 40 至 60 岁的人在河里掬水游泳。

“在榜样的面前,我们畏惧 3000 米、5000 米的样子很渺小。”朱林鑫说。

有畏惧者,自然有勇于挑战者。第一次参加厦门马拉松比赛,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电气工程的郑永泉跑得太快了,一回头身边的队友都没了踪影。但是,没过多久,郑永泉的脚步越来越慢,以致最后 20 公里只能靠走完成。

后来,郑永泉参加了校外的长跑俱乐部,跟着一群长跑爱好者练马拉松,情况才大为好转,不仅能跑完全程,而且在今年的校运会上,他的 5000 米成绩提高了 1 分多钟。

“比赛比较辛苦,作为兴趣比较开心。”虽然郑永泉也搞不清自己更喜欢哪种状态,但他却发现自己看书再也不会半途而废了。

位于湖南长沙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岳麓山,每天游人如织,节假日更是车水马龙,令坐落在山下的“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在享受开放之便时,不免感到一种时空上的尴尬。近日,在该校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学术研讨会上,该校党委书记刘克利对此颇有感悟,“十多年前,学校只有几千人,校园特别宁静。现在学校师生已达七八万人,游客还不断增加,校园内常常拥挤不堪,甚至影响了正常教学科研工作”。

不独湖南大学,海峡两岸的大学对此问题都深有同感。由于大学扩张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双重压力,导致空间资源日益稀缺,大学与所在社区乃至城市应如何互动才能达到共赢呢?

大学扩张,城市如何应对

“大学与地域,或者与城市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也有了非常多的绩效。甚至有人说大学现在已进入‘无边际’的时代。”说起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教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形容。

近十年来,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大学的扩张都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台湾大学建筑系教授兼高雄大学总务长黄世孟表示,因为校务发展太快,校地使用方式变化太大,台湾大学近十年来大约每隔五年就重新修订一次校园总体规划。

大陆的情况更加明显。自 1999 年大学扩招之后,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的阶段,同时也带动了各地兴建大学城的热潮,其中规模最大的广州大学城,人口已达到 40 万,俨然成了一座“中级城市”。

重庆市的做法是将大学的扩张当做城市扩张的“先锋队”。据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长赵万民教授介绍,重庆大学城于 2003 年夏开始动工,2005 年秋季即实现了首批学生入住。如今,重庆大学城所在的城区已是该市以 IT 产业立足的城市新区。

无独有偶,台北市政府也将台湾大学的扩张当做改善城市功能的契机。黄世孟告诉记者,台湾大学校园规划书递交之后,台北市政府提出希望台湾大学开放校园,使之成为市民休闲和防灾的场所,同时与台湾大学一起将学校周边的闲置土地建为停车场。

不仅是新校区的建设,老校区的保护也是大学扩张后面临的重要课题。东南大学至今已有 110 年历史,现在该校老校区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介绍,就在东南大学新校区建成后,老校区的保护工作又被提上了日程。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王建国掩饰不住兴奋地说:“有些后建的房子可能要拆除,归还绿地。现在有很多市民早晚会上那里散步。老校区现在与周边社会的互动增多,也使学校增加了新的内涵。”

城市发展,大学如何出力

台湾东海大学位于台中市。据该校建筑学系副教授郭奇正介绍,东海大学原本计划招生规模为 800 人,扩招后,由于校园本身无法满足师生的生活设施,周围的山上就不断有房产商来开发。在他看来,东海大学的周边城市功能已经有些“紊乱”,因为学校和城市在“提供的东西”上存在冲突。

“大学要提供周边社会没有的东西。”郭奇正说。

成立于 2000 年的高雄大学在设立之初便提出“开放式大学”的理念。该校主动与周边的中小学联系,让高雄大学的资源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场所。

黄世孟告诉记者,高雄大学有个“毒物园”,因为教学科研的需要,里面种满了有毒的植物,有的市民对此有质疑。后来将其开放作为中小学生学习科普基地,质疑就慢慢消失了。

“大学只有协助当地政府,搞好城市规划与建设,才能实现大学校园整体的优质环境。”在谈到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时,黄世孟认为,大学在规划之初就必须同时兼顾参与、关怀和贡献大学周边城市发展之使命。

在多年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的吕斌看来,大学规划的目标应超越单纯的校园建设。大学已经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小社会,大学与社会已经密不可分;反过来,区域和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知识精英的参与。

吕斌表示,“全球化在大学和地域的互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大学对于城市的贡献既是地域的,又是国际的。”

“进退”之间:书院制和大学城哪个更靠谱

对大学管理者而言,在大学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中,书院制和大学城无疑是当下受关注最多的两种。

有观点认为,书院制更适合于体量较小的高校采用,并不适合已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高校。因此国内采用书院制的一般是民办高校,而对于体量巨大的公立高校并不合适。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伯伟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说,实际上公立大学采用书院制的反而更多一些,比如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内大学更需要学习这种模式,因为规模大、学生多,同学之间更需要认同感。

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在探索书院制改革上作出了有益探索。该校校长郑南宁院士谈到,书院是西安交大的文化载体,是本科生教育的“第二课堂”。“书院不是简单睡觉的地方,而是找回过去那种师承亦友关系的场所。”

但在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柳肃教授看来,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已经不适合现代,起码人数上不行,而且西方的书院制也不能完全照搬。“开放校园肯定会带来喧闹。”湖南大学曾将校园站移到校园之外,但喧闹程度未减多少。

吕斌则认为,书院的精神可以传承,但其形式在国内不适合;但他并不认为大学城模式就是无可挑剔的,新校区虽然空间比较宽松,但缺乏文化氛围,缺少社区保障和城市功能。

吕斌向记者展示了一幅地图,耶鲁大学从偏于城市一隅发展至今,已和其在的纽黑文市“水乳交融”,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学城。“它不是简单地圈一块地,把大学集中在一起,而是和城市有机融为一体。市民需要好的医院,耶鲁就有了发展医学院的动力。”

作为来自新兴巨型城市的建筑专家,重庆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工程师周露认为,大学城内各高校的建筑风格相似,缺乏个性,难以感受到人文特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的原因是,大学城往往是在文化“荒漠”中崛起的新城,加上位置偏远,使大学城很容易成为“学生的村落”。浙江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徐雷教授认为这种作法并不可取。“校区在城市里的学生和校区远离城市的学生看人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缺乏与社区的互动。”

值得庆幸的是,“扩招”的脚步业已出现放缓迹象,“内涵式发展”取代“跨越式发展”成为当前大学提高质量的重要命题。可以预见,无论是大学城还是书院制,如何使大学精神成为新时期城市精神的引领者,而不是牺牲品,这将是摆在大学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大学与城市：高校发展的时代命题

■本报记者 成桐 通讯员 艾焱龙